

# 不可忽视的“雕琢”\*

## ——论大卫·霍克思生前 对《红楼梦》译本的最后修改

王丽耘

内容提要:2012年,大卫·霍克思、约翰·闵福德《红楼梦》英译五卷本汉英对照版由企鹅书局授权、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承印,在中国大陆境内出版发行。该版本前八十回,霍克思亲自进行了审慎的雕琢,涉及排版布局、人名误读、译文细节、添漏译和误译等诸多方面,凝聚了译者生前的最后心力,实不可忽视。

关键词:汉英对照版《红楼梦》五卷本 雕琢 新面貌微瑕

2012年7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大部头汉英对照版《红楼梦》五卷本<sup>①</sup>,列入《中国名著汉外对照文库》。该版本在保留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石头记》完整面貌的前提下,首次提供了与其译文相对应的中文,清晰地展现了译者在翻译中对无定本的原文所做的处置。细读此本,笔者更是注意到了其中所具有的目前学界尚未引起重视的史料价值:此

本前三卷八十回英译文,并非一贯的霍译本初版文字,而是经过译者亲自修改首次面世的霍译《红楼梦》修订文。

霍克思《红楼梦》英译本自1973年陆续出版即广受读者关注,围绕译本所作的评注与译研甚至形成了专门的霍译译评研究领域,不少问题翻译也被细心的读者及研究者一一批责,有的误译霍克思本人也承认,但却未见修改。四十多年来,企鹅书局不断重印的均是霍克思《红楼梦》初译的文字,变换的只是各卷的封面与封底。<sup>②</sup>而今,令人兴奋的是,这一在大陆新出的双语版,不仅“对现有译文作了全面系统的校订”<sup>③</sup>,且首次披露了译者生前对译本所作的最后修改意见。霍克思的亲密家人、《红楼梦》英译合作者闵福德先生说“在他去世之前,我们已确定了大部分细节问题”<sup>④</sup>,而其校勘者范圣宇也指出“生前最后几个月内,他(笔者按:霍克思)还在不断地修改自己的译文。本书也落实了这些修改意见”。<sup>⑤</sup>这一在译者生前确定下来的汉英对照本,究竟包含了哪些改动?这些改动背后体现了译者怎样的思考?本文试图在回答上述问题基础上呈现霍克思《红楼梦》英译修订文的新面貌。

### 一、排列布局上力求醒目与美观

翻开对照本《红楼梦》,首先醒目呈现的是译本中的诗歌(包括所有霍克思译为英语诗句的汉语谚语、俗语或四字成语等),全部诗句以斜体单独成行的形式与正文相区别,并以暗红色区分于正文中通用的黑色字母,诗作整体更加醒目,也更具美感。另一方面,对照本将原英译文中过多的单独成行居中排列现象恢复到正文中,作正常化处理,排版布局更科学合理。如第一回贾雨村对冷子兴谈天地生人,原文中提到一长串人名,如“尧、舜、禹、汤、文、武、

……”、“陶潜、阮籍、嵇康……”等，初版译文居中单列上述人名，造成此部分译文涣散，且无形中增添了原文未曾具有的强调意味。对照本对此进行了修订，将人名列举全文正常化恢复到英译正文段落中。

此外，对照本还有一处改动是通过修正原译文中的不合理排列，达到美观效果。即第三回宝玉出场，有一段关于其容貌的描写，从“面若中秋之月”至“即瞋视而有情”，霍克思处理成诗句。初译时每一短句均单行排列，以示强调。但“鼻如悬胆”一句译文过短，造成下句“睛若秋波”另起排列时总体布局有些不齐整；而最后的“虽怒时而似笑，即瞋视而有情”在原排列基础上不知为何又内移了两个字母。这一排列瑕疵在对照本中得到了很好的修正。霍克思将较短的“鼻如悬胆”与“睛若秋波”译文相并行，最后两行的内移取消，从而形成此部分的整体感。

a face like the moon of the Mid-Autumn ,  
 a complexion like flowers at dawn ,  
 a hairline straight as a knife-cut ,  
 eyebrows that might have been painted by an artist ' s  
 brush ,  
 a sharply nose , and  
 eyes clear as limpid pools ,  
     that even in anger seemed to smile ,  
     and , as they glared , beamed tenderness the while. ⑥

*a face like the moon of the Mid-Autumn ,  
 a complexion like flowers at dawn ,  
 a hairline straight as a knife-cut ,  
 eyebrows that might have been painted by an artist ' s*

brush ,  
a sharply nose , and eyes clear as limpid pools ,  
that even in anger seemed to smile ,  
and , as they glared , beamed tenderness the while. ⑦

甚至原译文中一处分段纰漏在对照本中也得到了改正,即第三回黛玉失母投奔贾府一幕。黛玉来到宁国府前,底本文字原另起一段,以“黛玉想道‘这是外祖的长房了。’”一句总起,霍克思最初翻译时,可能疏忽了,直接与上节译文相连而译。此后的重印本无一例外均重复了此疏漏,直到对照本中才得以纠正。如此细小的排版问题,霍克思亦未放过,其修订实谓深思熟虑之下的“雕琢”。

## 二、汉语人名误读误释悉数纠正

中国人名对西方读者来说,既难念又难记。《红楼梦》中大大小小四百多号人物,纵使汉学素养精深的霍克思,初译《红楼梦》时,也出现了不少人名误译。可喜的是,这些舛误在对照本中一扫而光,前八十回英译文在人名翻译上的瑕疵可谓得到了完美订正。

霍克思《红楼梦》英译初版中译错的第一个人名是第二回出现的“秦桧”,“桧”是个易错的高频字,对照本中霍克思将初译 Qin Kuai 正确地修订为 Qin Hui。第九、十六及二十六回三次出现的“单聘仁”,霍克思初版首印时译为 Dan Ping-ren,再印时曾有更正,为 Shan Ping-ren,仍误,误在“聘”的鼻音问题上,对照本中霍克思终于给出了正确的译名 Shan Pin-ren。还有“南安”一词,第十一回出现的“南安郡王”及第二十五回的“南安郡王府里太妃”,霍克思初译时均把“南安”译成了“安南”,似是将地名“南安”当成

了人物姓名进行了英式习惯的名姓倒置,对照本中一概订正为 Nan-an。另第二十六回“仇都尉”的“仇”,霍克思初译为 Colonel Chou,对照本修订为 Colonel Qiu,方符合了“仇”作为姓氏的读音。第五十四回贾璜的“璜”,霍克思最初英译时后鼻音、前鼻音混淆,Jia Huang 被译成了 Jia Huan,对照本中作了更正。第七十回“钟王蝇头小楷”,其中的钟繇<sup>⑧</sup>繇,读 Yao 或 You,霍克思初译 ZhongYu 显然是拼错了 You 音,对照本亦作了正确修订,为 ZhongYou。第七十一回中“永昌附马、乐善郡王”霍克思原英译为 Princess Yangchang's Consort 与 the Prince of Luo-shan 在对照本中修正为“Yong-chang”与“Le-shan”。甚至连较为复杂的“镇国公牛府等六家,忠靖侯史府等八家”(第十一回),霍克思在对照本中也进行了正确传译。初译文中,霍克思将“镇国公牛府等六家”拆译为“镇国公及其他五家牛氏宗亲”(the Duke of Zhen-guo and five others of the Niu Clan)、将“忠靖侯史府等八家”拆释为“忠靖侯及其他七家史姓家族”(the Marquis of Zhong-jing and seven others of the Shi clan),与原作意指存在明显偏离,对照本中译者细心修正为 Duke Niu of Zhen-guo and five other dukes, and Marquis of Zhong-jing and seven other marquises,纠正了初译的错误理解。

### 三、译文修改注重细节精善

当然,此次修订除排版设计与人名纠错外,最牵动人心的“雕琢”实为霍克思对英译本文所作的修缮。从细节着手,求精求善,是霍克思着手译文修改时遵循的一大准则。

首先,译错的数字,重新改回:第五十三回(黑山村乌庄头的乌进孝所呈禀帖单)“牛舌五十条”,霍克思初译时为 ox-tongues 10,对照本中改为 ox-tongues 50。

其次,修订某些词汇的英译。第四十三回玉钏儿在廊檐下独自垂泪哭念屈死的姐姐金钏儿,忽见到一早不知所踪的宝玉,她“便长出了一口气,咂着嘴儿”,对照本中霍克思修改后的译文将玉钏的举止、神情传译得更为生动与得体。原译 *She left off hurriedly*, 与原作的描写有相当差距,对照本用 *stopped crying* 和 *and sighed*, 并添加 *tutting* 译出“咂着嘴儿”。第四十五回熙凤生日,“老娘那边送了礼来”一句,霍克思初译时会错了“老娘”一义,以为“老”表辈份的跨越,是祖母辈,译为 *grandmother*, 对照本中霍克思以 *mother* 准确译。第五十三回“前儿那一包碎金子,……尤氏命‘收拾起来,就叫兴儿将银镞子快快交了进来。’”碎金子的英译由 *loose silver* 修订为 *loose gold*, 金银之差,财富之别,不可臆改。<sup>⑨</sup> 同回描写除夕夜贾母归坐,“老太太们来行礼”,此处的“行礼”霍译从 *make their kotow* 改为 *present their respects*, 恰是译到细微处。因为老太太们年事已高,除夕“行礼”的真正含义应是“道贺”,且改译文避免和下文贾家诸子弟领着宁荣两府男女、小厮、丫鬟集体向贾母“行礼”的“*kotow*”之译重复。第五十六回贤宝钗与敏探春对讲学问,前用“朱夫子”后用“朱子”,霍克思初译时没加区别,对照本中由孔夫子 *Confucius* 造出 *Zhucius* 来译朱夫子,用 *Zhuxius* 来译朱子,进行了细微的区分,精彩。第六十六回“湘莲便起身稽首相问”中的“稽首”,霍克思初译时译文不够灵活,只译出了什么是“稽首”(即对“稽首”的整体动作进行描画),对照本中将此生硬的 *having first clasped his hands and knocked them against his forehead in the appropriate salutation* 改为 *having saluted the crippled Taoist with a profound bow*, 既简明又达意。

再次,修订译文时留心前后呼应文字的处理,体现细节勘误之心。第七回“太爷”与“祖宗”之译。此处尤氏话语

所指即焦大少时所侍之宁国公“贾演”，其下历经贾代化、贾敬两代才传至尤氏之夫贾珍，霍克思初译时用 grandfather 犯了指代错误。后文焦大受到贾蓉诟呵的叫嚣语“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霍克思英译“祖宗”时又用了“great-granddad”，显然原作中同指的“太爷”与“祖宗”在译文中错位了。<sup>⑩</sup>对照本中，霍克思注意到了其中的龃龉，全部改用“great-grandfather”来对译。第十回中，贾敬寿诞，尤氏将预备两日筵席，交待其子贾蓉亲自到西府去请太太们来逛，初译不知为何，霍克思将“大太太”改换成了“贾政”，从原作下文来看，来的客人是“邢夫人”等，并没有男性宾客，霍克思的改译造成了文内矛盾，对照本进行了修订，改译回“大太太”，从而恢复了原作的叙述逻辑，不简单！第四十回 cherries 改 berries 也是前后一致的细节照应。鸳鸯道“凑成一个‘樱桃九熟’。”湘云道“御园却被鸟衔出。”（说完，饮了一杯。）译文中原前句按字面译为 cherries，后句用 berries，对于不理解中国诗文与牙牌令助兴游戏的西方读者来说，很难悟出湘云受令与鸳鸯宣令间的关系；对照本，霍克思将两句均用 berries 来译，看似重复实则意在前后衔接，符合湘云受令中隐含的（‘樱桃’）御园却被鸟衔出”的重复呼应。第五十四回众人听书，贾母批责书中的陈腐老套，众人听后笑说“老太太这一说，是谎都批出来了”，随后接续贾母的进一步批词。初版英译文（There was some laughter from the assembled company and someone complimented Grandmother Jia on her perceptiveness in exposing the underlying falseness of these stories.）添了“某人 someone”以符合英语语法，但问题是原作更倾向于表达“众人”。查看对照本，我们发现霍克思做了精心调整，将原主动句式改为被动句式，译文将贾母一语提前，改为 Grandmother Jia was complimented，很好地解决了初译本中

的问题,且与下句译文 the old lady went on 衔接得更紧凑。第六十二回宝玉嘱咐春燕照看芳官,春燕趁此问起了芳官所要好的柳家五儿进怡红院的事。宝玉应诺之时,芳官在旁笑着说了句,“这倒是正经事。”初译时,霍克思将“芳官”改为了“春燕”(‘Now you’re talking!’ said Swallow.) ,原文芳官和春燕两人对五儿进院一事的关心在霍克思译文中变成了一人。对照本注意到了这一不妥之处,尊重原文,译为 ‘Now you’re talking!’ said Parfume. 。

此外,细微之处的改动还体现在语法推敲上。第一回中,霍克思修订“士隐不耐烦,便抱着女儿转身才要进去,那僧……口内念了四句言词……”一段“便抱着”和“四句言词”两处译文,足见其思维之细密与修订之精善。前由 more tightly 改为 tightly 以契合“便”的含义,剔除“more”随附的由“紧”到“更紧”的多余之意;后由 verses 改为 verse 以合“verse”的用法,因 verse 既可指“一行诗”(a succession of words arranged according to natural or recognized rules of prosody and forming a complete metrical line),又可指“几行诗”(a small number of metrical lines so connected by form or meaning as to constitute either a whole in themselves or a unit in longer composition)<sup>①</sup>,故不必因“四”而在“verse”后加“s”。第三回黛玉初见贾母,老太太将其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地叫着大哭,“黛玉也哭个不休”,初译用 as though she would never stop,对照本中将 would 改为 could,妙极! 因为 would 偏向意愿,could 偏向能力,显然这儿用 could 更到位,would 暗含黛玉主观不愿停止哭泣,易给读者造成此女初次拜见一大家子亲属即失态纵情大哭的不得体印象,与后文黛玉答复贾母读书之问的乖巧与慎思相抵牾,用 could 能很好地消解此矛盾,在体现黛玉失母之深、客观上无法抑止哭泣的同时,又不失其乖巧的形象。第二十七回探春让

宝玉出门逛时给带些小玩意,宝玉提到了赵姨娘的抱怨,探春非常生气,有如下一句:“他只管这么想,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别人我一概不管。”这里的“老爷”,霍克思译文由 Sir Jia 修改为 Sir Zheng 亦可见其修订之认真。“sir”,《牛津英语大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里给出的解释为“the distinctive title of honour of a knight or baronet, placed before the Christian name (rarely the surname)”<sup>⑫</sup>,显然这里 sir 后接 Zheng 为佳,既符合语言习惯,也比后接 Jia 更具区别性,因为贾家有很多贾老爷。第五十四回文中提到一种名为“九龙入云”的小型鞭炮,霍译原用 ‘nine dragon’ rockets,对照本中在 dragon 后加 s 译为 ‘nine dragons’ rockets,语法上更为精准。因为引号中内容实为 rockets 的具体名称,与 rockets 之间形成的更偏向于同位语关系,而不是定语关系,且 nine 和 dragon 之间没有短横,故无须采用定语式书写。第五十六回平儿答话“此刻姑娘们在园里住着,不能……,反叫……,这话断不好开口”中“此刻”一语,霍克思将初译时的主述结构 now all you young ladies are living in the Garden 改成了 with 引导的伴随状语 with all you young ladies living in the Garden,更为契合原作语气,仅添一词却足窥译者用心之细。第五十七回宝钗注意到邢岫烟的困境,两人谈心时,宝钗用“他”提指岫烟的未婚夫,霍克思翻译时选用了 your prospective 来指代,关键问题在 prospective 首字母是否应该大写上。初译为 your Prospective,对照本中霍克思改为 your prospective 更为妥当,因为 prospective 前有物主代词 your,使其从直接的称呼语变为了一个名词短语,故用小写为佳。这样细微的语法差异,亦难逃霍克思修订的法眼。

最后,译文订正时的细节关怀还体现在漏、添之译的重新修正上。对照本 66 处改动中,有 4 处涉及漏译细节的修

订 1 处涉及添译细节的修正。具体而言,第四十七回“说的贾母薛姨妈都笑起来”一句,初版不知何故,未译,对照本中补出: Grandmother Jia and Aunt Xue both laughed。第五十三回末“贾珍贾琏已命小厮们抬大筐箩的钱预备”,刻本和抄本都有“贾琏”,霍译不知何故,漏译了贾琏,从下回开篇来看,显然贾琏不能略译。这一瑕疵,对照本中进行了修订,译文由 Cousin Zhen 改为 Cousin Zhen and Jia Lian。第五十四回漏译的麝月秋纹“背过脸去”,对照本中补上 averted their eyes。第六十三回在“贾珩、贾璁、贾菖、贾菱等各有执事”这一串人名翻译中漏译“贾璁”,对照本中补齐。至于添译修正,对照本中有一例属此。即第二十二回元宵夜灯谜宴,四席都未提到贾环的座位,但紧接着的下文即有贾政遣贾环同几个女人去唤贾兰的情节。霍克思初译困惑贾环从何处冒出,在一番分析与猜测<sup>⑬</sup>后,他在“上面贾母、贾政、宝玉一席”句中添入“贾环”。对照本删去此添译,直接遵循原中文译出,更为妥当。因为此处添译没有必要,原作叙述并没有明显的漏洞,贾环的座位上述四席没有提及,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不在场,只是说明他不在四大主席而已,这与其在荣国府的形象也是相符的。

#### 四、误译之文妙笔修回

当然,译者对译作进行修改除了完善译文细节的考虑外,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修改初译文中的误译之笔。霍克思修订文中,亦有很大一部分涉及误译文字的妙笔修回。

首先,第十九回袭人情警宝玉“再不许偷着吃人嘴上擦的胭脂,和那个爱红的毛病儿了”,霍克思初译为 you must give up that filthy habit of stealing people's lipstick and eating it on the sly,曾遭受众多评说者诟病。因为此句英文

回译后为“你必须改掉那偷别人的口红暗地里吃的坏毛病”,与原作表意差距较大:第一,宝玉不是偷口红然后私底下吃而是喜欢趁女子不注意偷舔其嘴上所擦的胭脂;第二,“那个爱红的毛病儿”,作为宝玉一大特征,被霍克思轻易删去了,也许他以为其与前句是同指?针对霍译文对“红”的忽视,众译评家的批评与不满积累了近30年,它亦几成霍克思误译的代表译例。终于,我们在新世纪的对照本中,发现了令人满意的答复。霍克思的改译文 you must give up that craze for everything red and that filthy habit of taking the lipstick from girl's lips with your own mouth,不仅译出了“爱红的毛病”,且“偷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也传译准确。<sup>⑭</sup>

再如,第二十回小红对芸儿所言“就便回来有人带信儿,也不过嘴里答应着罢咧”,霍克思初译 Even if I succeed in getting word through to him as soon as I get back, he'll probably only send an answer to the message. I don't expect he'll actually come over,弄错动作发出者,会错整句话的意思。对照本改为 Even if presently someone agrees to take message to him for you, they maybe just saying they will and not do it,正确表达出了原作之义。

第二十一回开篇黛玉、湘姊妹嬉闹追逐,宝玉在后看到忙说“绊倒了!那里就赶上了?”一句,霍克思译文由 She's tripped: you needn't worry! She'll never catch up with you now! 改为 Mind you don't trip! She's not going to catch up with you, anyway。初译文中,霍克思对宝玉的情感有些误解。宝玉以感叹号收尾的“绊倒了”三字表达的是“小心绊倒”,体现出哥哥宝玉对表妹湘云的关切之情。霍克思却误解成了宝玉向奔跑的湘云密报黛玉绊倒了,这样翻译首先有违事实,其次也不符宝玉的个性。宝玉虽对所有女性

都有惜香怜玉之情,但他与黛玉之间情深一分,他怎会为提醒湘云小心而说出“(黛玉)她绊倒了”一类话语呢?无论何时他都会小心呵护黛玉的敏感神经,绝不会说出可能惹恼她的言语。相比较,对照本中的译文才符合原作,是妙改之笔。

第二十四回“打结子”一说,是中国传统女红中一项手工艺,霍克思不解,初译 *make braid buttons on a dress* 错得离谱,对照本修改为 *do some kind of knot-work*,清晰到位。第四十四回凤姐生日变生不测,宝玉喜得机会帮助受辱的平儿理妆,文中写道宝玉忽又思及“贾琏惟知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此处“作养脂粉”,霍克思初译为 *the scientific preparation of cosmetics*,属于误译,“脂粉”代指“女子”,“作养”表示“养护、呵护”,即“惜香怜玉”之义,宝玉伤和悲的是贾琏这一耽于肉欲的粗俗之徒怎能好好珍惜平儿。对照本修订为 *the proper treatment of sensitive creatures like girls* 可谓恰宜。

第四十七回薛蟠“左一壶,右一壶,并不用人让,自己就吃了又吃”整句,霍克思翻译为 *but stretching out rudely to left and right of him and plying himself from the wine-kettles of his neighbours*,误译严重。“左一壶,右一壶”表示喝的数量之多,霍克思却误解成了薛蟠左右的邻座。对照本中,霍克思正确传译为 *but emptying several wine-kettles as he rudely poured drink after drink for himself*。

第五十四回“听见放炮仗,就象‘吃了蜜蜂儿屎’的,今儿又轻狂了”一句,是薛姨妈说凤姐的,霍克思初译时会错了“吃了蜜蜂儿屎”这一动作的发出者,译为 *Normally when you hear fireworks you get so excited. I'd sooner eat a bee's turd than stand by and watch you*。对照本中改为 *Most times when there are fireworks you are so excited. I don't know*

what gets into you. Just look at you now ,原语的意味得以准确传译。

第五十八回春燕埋怨母亲不懂贾家大府的规矩 ,不顾礼节,“又去伸手动嘴的了”,霍克思初译文 and you were shouting and waving your hands at us when we tried to stop you ,完全误解了“伸手动嘴”的含义。对照本中有了很好的修正 ,将其译为 and then to go grabbing at things and blowing on them with your mouth like that。

第六十九回“当下人不知 ,鬼不觉”一句写尤二姐吞金一事。初译文中 ,霍克思对汉语俗语“人不知 ,鬼不觉”的含义不解 ,误译为尤二姐吞金后“立时失去了知觉”的直接描写( and sank at once into unconsciousness) ,对照本中霍克思修订为 not a soul knew that this was happening ,更为恰切。

## 五、白璧仍有微瑕

综上 ,较之三、四十年前的初译本 ,霍克思临终前呕心沥血修订的《石头记》,从排版布局醒目美观、人名误读误译清除、译文细节订正、添漏译再斟酌及纠正误译文等方面进行了大力雕琢 ,对照本犹如琢后之玉 ,呈现更加温润的面貌。然而白璧仍有微瑕 ,对照本中尚存在如下问题有待进一步商榷。

首先 ,三处修改有待斟酌。一是“鹤”译的变动。对照本中 ,有多处“鹤”译由“stork”改为“crane” ,但余两处未改 ,不知为何? 具体而言 ,原作第十七回的“蕉鹤” ,第二十三回的“苔锁石纹容睡鹤”、“松影一庭惟见鹤”及第二十七回的“正在那边看鹤舞”中的“鹤” ,霍克思在修订时均改译为 crane。如果说 ,改 stork 为 crane 是为了契合原语文化“鹤”的清秀形象 ,因为 stork 准确而言是鸛、更为高大 ,而

crane 是鹤、更为秀气。那么为什么第二十四回宝玉小厮“伴鹤”一名的英译(Storky)和第二十六回贾芸访宝玉所见“那边有两只仙鹤,在松树下剔翎”中的“仙鹤”(storks)又不修改呢?此二处是漏改了吗?如果不是,那么“不一致”的处理方式意欲达到什么效果?二是第三十九回修订文中省译“什么奇奇怪怪的事不见呢!”一句,不妥。当时,刘姥姥在贾母榻前解闷,编些古记给贾母、宝玉姐妹们听。她在讲旧年冬日门外突来一美丽女子偷柴草的故事前,先提了一段庄稼人的生活光景,最后以“天天都是在那地头上做歇马凉亭,什么奇奇怪怪的事不见呢!”引到故事上来。霍克思修订时,将“什么奇奇怪怪的事不见呢!”一句省译,译文由‘If we rest, it’s only as you might say “napping in harness”, like the old post-horse in the story. And many a strange happening do we see, out there on the land. 变为 ‘If we take a break, it’s out there in the fields, like post-horses “napping in harness”, you might say.’。虽看似更为简洁了,但却略显不妥。因为“什么奇奇怪怪的事不见呢!”是刘姥姥话里的过渡与衔接,她讲庄稼人生活的目的,不是为了向这些富贵人家抱怨生活艰辛,而是借此增强随后要讲的离奇故事的真实性。删去这句,刘姥姥的话前后连接突兀,且也显得刘姥姥不识大体,故这一句最好不要省译。三是第四十七回平儿对贾琏所言“合家子,连太太宝玉都有了不是(这会子你又填限去了。)”一句,对照本中,霍克思译文破折号的位置有微妙变化,是否恰当,尚可斟酌。初译 *Everyone’s been in trouble with her today—even Her ladyship and Bao-yu*,对照本将 *her today—even* 改为 *her—today—even*,破折号的后移导致语义变化,原作中鸳鸯当众向贾母哭诉、贾母盛怒责怪王夫人以及熙凤等陪贾母斗牌消气,均发生在同一天,贾琏寻来,平儿告劝,霍克思初译时 *today*

在破折号前,以破折号引出“甚至太太和宝玉”,表达的语意与原作相符;对照本中 today 放在破折号后,强调在 today 上,变成“今天甚至太太和宝玉(也不例外)”,似乎老太太好几天都脾气不好似的,显然与原作所表不符,故建议再斟酌。

其次,对照本出现几处排印错讹,需重印时清除。第二十三回“佳人落魄,花柳无颜”中“are”错排成“ate”;第三十九回“天天都是在那地头上做歇马凉亭,什么奇奇怪怪的事不见呢!”中“might”错排成“night”;第四十四回“才至穿廊下”中“walls”错排成“wails”;第四十六回“隔了一会,……方才……”中“he”错排成“be”;第六十八回“混帐种子!和你老子做的好事!我当初就说使不得。”中“father”被错印为“rather”;第七十八回“圣朝无阙事”整句诗文 This holy age, when nothing good's omitted 漏排<sup>⑮</sup>。

再次,对照本中仍有不少明显的误译没有订正。<sup>⑯</sup>如第四回“取一应有名人犯”,第十、十一回“幼时从学的先生”,第十九回袭人“八人轿”一段及茗烟“倒忘了他家”,第二十回“宝钗素知他家规矩”及第二十六回宝玉“磕了牙,那时候才不演呢”<sup>⑰</sup>等等。

最后,在人名翻译上霍克思初译时有两处改动,对照本予以保留,笔者认为有待商榷。一是第七十一回“临昌伯诰命”一语,霍克思初译时将其改译为 the Countess of Lin-an,修订本中坚持了此改译。查霍克思《〈红楼梦〉英译笔记》,发现在1978年6月27日的条目下霍克思有一行清晰的文字涉及“临昌伯诰命”的英译“71/910 临昌伯 must be 临安伯(7/85)”<sup>⑱</sup>。原来霍克思认为程高本第910页七十一回的“临昌伯”即之前第七回第85页提到的“临安伯”,故而在译文中径直改译为“临安”<sup>⑲</sup>。“临昌”是否即“临安”?查《红楼梦人物谱》、《红楼梦人物辞典》等专业红学

词典,我们发现“临昌伯诰命”与“临安伯”均分列不同的条目,书中没有任何将两者联系起来的说明。<sup>②</sup>霍克思此处的改译应为枉改。二是“单大良”,霍克思改译为“单大娘”,是否妥当,存疑。“单大良”在抄本的第五十四回末及第五十七回出现(原句为“十八日便是赖大家,……二十一日便是单大良家,……”;正说着,人回“林之孝家的单大良家的都来瞧哥儿来了。”)刻本无此人物,但第五十六回刻本、抄本系统均提到“单大娘”(原句为“有吴大娘和单大娘,他两个在西南角上聚锦门等着呢。”)显然,“单大娘”是《红楼梦》中存在的人物。霍克思译文中第五十四回据抄本文字补入,“良”改为“娘”,译为 Widow Shan's,以与五十六回 Mrs Shan 同指;而五十七回则据刻本翻译,直接不提“单大良家的”。如此处理,逻辑上看似通晓了,实却难通情理。我们将第五十四回末“单大良”前后相关的文字补齐,即为“十八日便是赖大家,十九日便是宁府赖升家,二十日便是林之孝家,二十一日便是单大良家,二十二日便是吴新登家”赖(大)、赖(升)、林、单、吴,这是有资格请贾母吃饭的五家奴才,均是男人当家,霍克思此处改译为“单寡妇”与男人们平起平坐,实有些不可思议。且“单大良”这一人物,《红楼梦》抄本其他章回里没有再提及,提及的这两处显示曹雪芹将其视为荣国府中的上等奴才,否则他不会有资格请贾母吃年酒,第五十七回中宝玉犯痴,他家媳妇也不会有权前去问候,贾母随后还赞赏道“难为他们想着”,显然也是视其为上等奴才所言之语。故是否需要改译,有待再考虑,照直译出“单大良”也不失为一法。<sup>③</sup>

\* 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2014年度项目“霍克思《红楼梦》译评研究新思考”(项目编号:WGW1414)研究成果。

## 注释

- ① 此汉英对照本由曹雪芹著、霍克思闵福德译、范圣宇版本校勘，企鹅出版集团授权中国（香港、澳门、台湾除外）境内出版销售。英文部分以霍、闵所译企鹅书局出版的《石头记》1973年版第一卷、1977年版第二卷、1980年版第三卷、1982年版第四卷及1986年版第五卷为底本，中文部分以霍、闵翻译时的主要参考底本（启功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竖排版）为基础，进行校勘。本文讨论中，简称此本为对照本。
- ② 据目前资料显示，霍克思译《红楼梦》前八十回再版多次、重印无数，书内页码、标题、排版均与初译本一致，文字也鲜有改动，变动的只在封面与封底设计。具体而言，《石头记》卷一封面插图目前有三种，依次为中国明代才子画家唐寅的《仕女吹箫图》、中国清代中期无名氏创作的挂屏《美人持兰花》截图及清初宫廷画师创作的工笔重彩人物绢画《雍正十二美人图之消夏赏蝶》。卷二封面至今出现过两种，一为来华耶稣会士、清著名宫廷画家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之作——《仙萼长春图册》16幅中第4幅《海棠与玉兰》；一为清初宫廷画师创作的工笔重彩人物绢画《雍正十二美人图之观书沉吟》。卷三封面也有二图，分别为中国明代浙派画家朱邦所绘《紫禁城前官员画像》一局部图（a detail from *Portrait of an Official in front of the Forbidden City*）和清初宫廷画师的工笔重彩人物绢画《雍正十二美人图之烛下缝衣》。译本的封底文字最早包括原作者、译本名、译者、《石头记》全本内容概析及封面插图来源说明等五方面的内容，七十年代末美国出版公司购并企鹅书局，增强了营销意识，封底《石头记》标题添加了“also known by the title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的字

样,有意识地与西方市场已有译本(即王际真节译本)形成呼应,近期的出版更添印了《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与《纽约书评》的评议文字,体现出更加明显的广告宣传意识。

- ③④⑤⑦ 曹雪芹著、[英]大卫·霍克思(Hawkes, D.)译《〈红楼梦〉第1卷:汉英对照》,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7、1、7、73页。
- ⑥ Hawkes, David tr. *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 1,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1973, 第100—101页。
- ⑧ 此处的“钟王”指钟繇与王羲之,“繇”字读“Yao”时,表示“花草盛貌”,与其“字元常”(“元常”取自《老子》篇“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大致意为万物生生不息、循环往复)相符,是一可接受的读音。另据(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第115回《马超兴兵取潼关》一章关于“钟繇”的小字注,可知“繇”古音为“由”(You)。但无论是“Yao”还是“You”,霍译初版均有问题。
- ⑨ 当然此处英译仍可改进。“前儿那一包碎金子,……尤氏命‘收拾起来,就叫兴儿将银镲子快快交了进来。’”前面“金”后面“银”,霍克思认为是同指,实际上并非如此:押岁镲子有金有银,兴儿送进来给尤氏看的是金镲子,故尤氏看过后,即催其快将银镲子也送进来。霍克思后半句译文有指代错误,可再斟酌。
- ⑩ 值得注意的是,“太爷”一词具体何指在《红楼梦》中是变动的。第十回,同样是尤氏,其口中提到的“后日是太爷的寿日”及贾珍答复的“我方才到了太爷那里去请安”,两人对答中提到的“太爷”所指为贾珍之父贾敬,其时正在道观修炼。故英译《红楼梦》时,确需字字慎思。
- ⑪⑫ 关于“verse”与“sir”的英文解释,参看《牛津英语大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Second Edition on CD-ROM (v. 4. 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⑬⑭ 关于霍克思的思考,参看《〈红楼梦〉英译笔记》(岭南大学文学与翻译研究中心2000年版,第34—35、231页)。

- ⑭ 只可惜此处前后的文字,霍克思并未意识到误译的存在,从而造成修订文“谤僧毁道”及“八人轿”整一大段仍沿用了误译连连的原译文。
- ⑮ 此例之所以归入排印时的漏排问题而不是霍克思修订译文时的漏译问题,是因为汉语“可谓”结构之后为引用内容,通过引用文字来比拟当下景况。霍克思修订文中保留“The Tang poet’s line”即表明译文已做好引用准备,因为“the”表特指,此前并未提及吟诵“圣朝无阙事”的唐代诗人,则可确定“the”修饰的是“line”,那么“line”后必须接上引句译文,否则语法上难自恰。且每位诗人均不止一诗,“那位唐人的诗行”(The Tang poet’s line)自不例外,译文如不引出相应的诗句,何以成就感慨?另,从初译文排版来看,所引诗句译文(The holy age, when nothing good’s omitted)正好单独成行居中排印在页面之首,并恰在页眉总书名“THE STORY OF THE STONE”之下,极易被排除在正文之外。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因素,本文认为“圣朝无阙事”译文的缺失是排印脱漏而不是译者主观漏译。
- ⑯ 霍译本《石头记》存在的误译例子不少,笔者曾整理过《〈石头记〉前八十回问题翻译全举》,目前正在修订中。
- ⑰ 霍克思译文初译与对照本中均为‘Goodness! You’d better not waste time jawing, then,’ said Bao-yu。从《〈红楼梦〉英译笔记》可知,霍克思实不理解“栽牙”一词的含义,他只觉得宝玉此处的表达应是一种讽刺,故而他的译文仍有待商榷。此句霍译文如回译的话,大致为“老天,那么,你最好不要浪费时间横冲直撞”(“jaw”有“起大浪”、“汹涌”、“猛冲、猛撞”、“泼溅”等义),缺失了中国文化中长者警告鲁莽晚辈所采用的形象说法“栽牙”(“嗑牙”之义)的翻译。相比较,杨译“I suppose you won’t stop,” said Pao-yu, “till you’ve knocked out your teeth.”(c. f.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 tr.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Vol. 1,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4, p. 378),则要到位得多。

①② 关于这一问题,参看朱一玄《红楼梦人物谱》(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施宝义、刘兰英等编著《红楼梦人物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12页)、周汝昌主编《红楼梦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1页)、杨为珍、郭荣光主编《〈红楼梦〉辞典》(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50页)和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红楼梦大辞典》(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719、757页)。

②① “单大良”这一人物是否存在,原著本存疑,早期《红楼梦》抄本系统有“单大良”,但至刻本系统则消失了,也许高鹗也是在编辑过程中发现了其中的逻辑纰漏故而删之?查各《红楼梦》研究词典对此人物或不收录或收录后据实陈述其中的问题。如朱一玄《红楼梦人物谱》与杨为珍、郭荣光主编《〈红楼梦〉辞典》中均只有“单大娘”而无“单大良”这一人物的介绍;而施宝义、刘兰英等编著的《红楼梦人物辞典》、周汝昌主编的《红楼梦辞典》及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中则既有“单大娘”又有“单大良”的条目。对于这样的人物,译者在处理时应慎重。针对原作无固定底本的事实,译者本着求全原则据其他版本补入原无之人物,本亦无可厚非,但译者将补入人物与文中任何原有人物相等同或随意相联系之做法,则有失妥当。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邮编:100010;上饶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邮编:334001)